



陳溫策

能活著：本身只是一種經歷。不管在這期間表現，是好！是壞！唯一所能獲得的報償，只是死亡不是永生。
造物主給了你生命，而世人的觀念卻玩弄了你的表現。當你忙著追悔、贖罪時，不懂積極的運用餘生，造物主便終止這一切，也賜予你死亡。

只因「永生」——是神的權利！
凡人有此想法皆是該死的！



聰琴子

我決定一個人盡夜漫步寶覺寺，妳千萬不要像別人那樣，問我爲的什麼？

妳是知道的，我總是喜歡把快樂讓別人分享，把痛苦自己承擔。除了妳，是很少人能真正了解，在那樂天瀟灑的歡笑聲中，還是隱藏著些許落寞的音符。一年來，我們共同分擔了我的痛苦，妳的痛苦，還有屬於我們共同的喜悅……。回想起來，這真是一場甜蜜的夢。

雖然我們曾有過夢想，而我們的夢想也已幻滅，但我還能固執地不露一絲聲息，歡笑依舊，瀟灑依舊。想從我臉上的表情探出我內心的陰霾，畢竟不容易。

把過去的一切完全地忘却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所以，當細雨沉沉飄落的今夜，我讓自己的影子自己的感情，孤獨地流瀉在寶覺寺寧靜的空氣中。老人意外地發現我這個深夜的朝拜者，竟是個懂得頂禮問訊的年輕人，遂用那低啞的聲音打著招呼：「來坐呀！喝杯茶。這裏的夜晚一向便是冷清，不像白天那般熱鬧。」我默然了！寺廟的

高雅脫俗，原是蘊藏在這片冷清中啊！踏過石階，摸摸石象，想想往事，念念佛號，夜居然已經很深了。風是冷的，雨是冷的，高傲的心，也是冷的。只有那彌勒菩薩的笑臉，不會爲人世間的悲歡離合，稍變顏色，依舊是暖的和。

一杯暖開的開水，是我到妳住處時，最大的要求。這裏面有很深的哲理，妳是永遠不會懂的。我相信，總會那麼一天，會有那麼一個幸運的女孩，她會懂的。妳已經盡力使自己適合我，最後還是親口訴說了妳的不適合，這不該是我們的錯，感情的事是沒有誰是誰非的。對妳這份情誼，我會珍惜的。

珍惜你們新生的感情吧！把妳託付給這樣的一個男孩，對於妳和他，都應該是適合的。替我好好照顧他，他的肩上，扛著我們一年來共同的理想。我們都希望辛勤撒種的園圃，能夠盛開著花朵。雖然，以後來整理園圃的一雙又一雙的手，不會再有我的手，但是，關懷依舊是有的。悲傷是不必的，夜再長，黎明終要到臨的。

古寺的鐘聲在晨曦中再度響起，信步走過草坪，再一次地朗讀著石板上的古詞：「大肚包容，了却人間多少事；滿腔歡喜，笑開天下古今愁。」我再也禁不住的要向妳說出這樣的一句話——愛也是需要學習的。



當我意識初恢復，唯一能感覺到的是鏡子。好似無端映射，上下四方、縱橫排列，而我卻已在這許多鏡子中間。沒有地、也沒有天，唯一能意會到是總算還腳踏實地。眼前是一張巨大臉譜。蓄著仁丹鬚，緊閉著口，典型鷹勾鼻，瞪著「像月亮」的眼睛；沒手沒腳，光青一粒大禿頭，還有駭人生動的表情。就這樣僵持著。我的天！直徑至少十公尺的眼睛！

「有沒有問題？請快發問。」空蕩蕩的空間，雖坐了近萬人，仍是不能填滿那空虛。聲音飄來飄去，迴音四處飄盪，真叫人說不出的寂寞。

自從「時光旅遊法」公佈，近百年來人口便一直減少，在近時代尤甚。只剩一些依法不能走的人。勢必要在這時代被榨取智力、勞力來貢獻這所謂「人的社會」。活在這個時代的目的，只是爲了重寫歷史和創造新的生活模式。歷史，忽然變得重要。「全人類的命運」已替代了私人的慾望。因個人的呈現，對登天的坦道言，只不過被踩在腳下的一粒砂。

此次任務——「收集歷代生物和生態資料」，爲期一年。我被指派年代爲一九九九月—二〇〇〇元月。反正，也不是新鮮事。每到一時代必先講習各種語音、風俗、服飾、動作習慣等。因爲我個人對「大時代」結束前期的一切比較有興趣，所以駕輕就熟，已學完了所有指示。現在正參加第一梯次的簡報。「好！請記住，如沒有問題，一切按規定程序作業。」「凡沒有在規定時代內，返回出現在「時光檢收器」內，立即發出追緝令。」「按軍法起訴、論罪！」

自我懂事以來，朋友雖多，物質無缺。精神的維持，困擾的排除，經由從小一系列心理學的課程，因懂得觀察自己、側面自我認識，而學會了自行處理屬於自己的一些問題。

自我懂事以來，我所接受的觀念便是「孤獨」，認定「孤獨」是自然而且是必然。我們必須學會去接受「它」，拒絕它，並不會真正解決問題，只有使你更加迷惑、陷入更深的情緒用事。人，從出生，便是競爭。鑽入卵子的精子，因只限定一個，如果註定贏了，便開始「孤獨」的旅程。不管你出生時和誰同時產下，不管你和誰有過歡笑、痛苦，不管你是因誰或和誰同死，你的內心永遠是「孤單」。情緒只能暫時減緩或麻痺那種尖端端化。因很多事，的確沒人能替代你。贊同、支持、嘉許，只是在使你「情緒化」，對事情沒有直接作用，但對心理確有作用。只因我們把「伴」當作「鴉片」使用，而成癮性。一旦無伴，便會悵然若有所失。這就是情緒化。「記住！人生而孤單，死也孤單。不能面對「它」，便只有痛苦。對「鴉片」要求劑量越高，往後痛苦會越大，丟掉「它」！丟掉這種感情的包袱！」這是我們每次出使任務前，心理學所上的法則之一。目的是用來克服那一種莫名的情緒。只因人口數量的問題，和操作任務細節以及時光旅行機的載荷、充電問題，迫使這觀念已形成數百年了。最有名的一句話是：「承認吧！荒蕪、孤單、冰冷、毫無生命，這就是宇宙的本色——能活著也該滿足了！」

「按星象，我是在沒有一物時便存在了。按宇宙年代，我是存在每一個時代。製造我的「神」，和我前面這一

「他」還是瞪著大眼。他右方的第一面鏡子，由左而右，由上而下，浮現了一行行的字：金傑利，22歲，男，上尉。地球共和國（非共和國）人……。啊！……：簡直是在背我的檔案資料：。西元三〇五六—三〇七八？難道這是我的生命期間？

第二面鏡子，啊！錯了！這些全都是超大型銀幕。呈現一些我難以忘懷的鏡頭，令我不能自我控制情緒。我罵道：「他媽的！見鬼了！」「不要這麼沒禮貌，這些影像只不過是依你大腦的發射波來反映、記錄、推理。」「他居然開口了。」

「你是誰？」「啊哈！「你是誰？」，問得好！」「跪下！」一種無形的力量，使我雙腿變軟成跪坐姿勢。「神」的殿堂，從不准人發問。「神」是用來命令和指引，從不許凡人懷疑。「見鬼了！這禿頭是神？真他媽的見他的大頭鬼！」我居然不能發聲。啊！有種奇怪的力量，從四面八方壓過來。痛！好痛！「這是懲罰，我說過不許懷疑。」「在你眼前的每一扇門都是時光的門戶，」（天啊！居然不是閉路銀幕。）「我可以由這裡，看透每一時代的發生和結束。」（真的！現在我也看到每面鏡子都有活生生的畫面。原始到超超現代。）「所有對和不對我都會記載，並做適當處理。」（什麼處理？）「在十七」（註）前，你從第K七畫面闖入，」（天啊！到處都是鏡子，在那兒？）「在你左半面第二立體象限，第四排第二面。」（真亂！眼花得很。）（我不是要到一九九九年嗎？）「依法你將受到私闖禁地的處罰！」

（註）：宇宙用以計時的基本單位，採十進位。以氦離子振盪十萬次爲一分鐘。因爲各個星系，如以相關恆星和自轉公轉計時，會帶來一些「時間觀念隔閡」的問題。

切，使這個地方成了一個「零空間」的方式存在。「換句話，我根本不存在，在各個時代也沒有我。可是實際上我卻是存在的。以一種你們無法瞭解的狀態存在。」「這種方式，打個比方：你跟我之間，距離一百公尺，空無一物，對吧？但實則充滿了分子，電子等。會使你覺得空無一物，是因爲你眼睛辨色和辨大小顆粒有缺陷，我是指你能接收的光線頻率範圍有限。換句話，如果我要改變形態大小存在，你恐怕就不認爲我是存在的。」「上面只不過說一個簡單的比喻。」

「如果，你是一個二度空間的生物。就是說你只能感受長，寬而無厚度，只有平面而沒有立體，只有前後左右沒有上下。如果我是一個三度空間的生物，我的形狀是球形立體的。可是實際上我絕非你們所知的幾度空間個體而已，萬一我三度到你們二度的國度，你會說我是什麼？由切點到各個不同的橫截面，你會說我是一個怪物。因爲你會感到我一移動便會忽大忽小，一會兒又不見了。可是又能聽到我的聲音；因爲我的球體和你們平面空間相離，沒有交點，所以你見不到我了。你說，我有沒有可能去做你們二度空間的神。」

「生物，一旦具有思想，總以爲自己是不錯了。對此不能思考是不錯，可惜一遇到自己常用思維方式，所不能解決的問題，便歸諸一種全能、理想的自我塑造形象，此形象能解釋所有現象，那便是「神」。」

「自視高貴的生物，不承認自己的無知，不願低頭在他種生物面前。在未瞭解太多原本屬於宇宙的自然現象前，抬著一種代表自我解說、替代的理想，把「它」塑造成具形態的「神」。藉「祂」來說服其他的無知，而掩飾了原來是屬於自我的無知。」

「親代」、「子代」這是一些困擾我的名詞之一。對於手冊中要報告「繁殖現象」，使我費了好多精神去查資料。結果又多了幾個我所不明白的字眼：「父親」、「母親」、「結婚」、「子孫」。

這裏所有的生物，包括人。都是經由實驗室到繁殖場去誕生。絕無生物體的任何缺陷，分子生物學使基因，染色體得到應得最好的排列狀況。但是為了能源和糧食的問題，迫使其他每種生物少量的存在，只不過在證明他們尚未絕種。根本不能發揮生命的本質——大量繁殖。

在沒有特殊情況，沒有經過檢查，不准懷孕。除非，我有功於這個社會，或天生有太好的基因組合，才有可能要一點精子去繁殖一個可能真正屬於我的下一代。

法律不許人，自己去尋找「根」。對這個團體而言，基因顯示你們都是來自同一個祖先所衍化，所以這裏就是你們的根。你們註定要為這個團體努力、犧牲，直到你們的存在成為過去式。只因「能活著」這種經歷是這個團體給你製造的。

「創造我的神，給了我無限的動能。儘管我監視了每一時代的出入口，但是遺憾的是仍有許多事，我仍不瞭解。雖然我中心智慧的集結，是經由每一時代來收集每一位最具天才的腦波，組合成的密集晶體電子線路版。可是有許多現象，我們乃是無法公式化，也無法處理。在我活動的範圍無限，可是我仍相信，至少有另一個以「零空間」方式存在，類似我這種超級人工腦，在處理另一度我所不明白的空間程式。」（天啊！人形電腦！三年前赫博士也做了一組。根據實驗，只要供給資料，便會自行記憶並推

「金：「什麼！白上校！那個主事官。他媽的！」「不！我說錯了，我是說我自己去查資料的。不是白上校說的。」「奇怪！我從12歲專攻大時代結束前期的一切，資料上從未註明這一點。」「那你以為基因變形，我們現在分子遺傳生物學，一直在做的過濾，排除是爲了什麼？」「對呀！」「你實在該放棄對毀滅、消失原因的探討，因爲連造物主給的生命都會消失，又何況人力所爲的東西。改與趣，由「新生代」重來吧！你都不知，你已經被利用。萬一你保護不周，縱然傳真器能把你的成就忠實記錄，你又回不來，我活著又有什麼意思！孤獨一直侵襲著，我快沒有辦法自行處理了！Please！」「……」「不要去吧！向人事處申請更改前住年代，好嗎？」「二十世紀請準備！（擴音器），第一號金傑利上尉，A1發射場。五分鐘內完全充能！」「不要去吧！」「不！來不及了！」（金傑利扭頭就走，也不吻別。因爲吻別只有代表心理的怯弱。瑪姬追上去。）「金！金！」（金傑利停了下來，未回頭。）「把這個帶去，當做護身符！」一個金色有羽翅帆船的飛船徽章。這種關心，這種贈予中的含意。是連法了嗎？天曉得，我心理在轉著什麼主意。我確實很喜歡這種情調，我想我一直有希望被變。至少我不否認也不拒絕這個女人的一切。天啊！請讓我麻木，只要幾分鐘就好。

我自小的心願，就是想知道，每一文明消失的原因。我總認爲人的私心是毀壞一切的動力。如果有上帝，而祂的本意是在創造，則這種毀滅的惡魔的心理必是來自地獄。好不容易能有這機會，藉觀察生物去研究大時代前期。神呀！如果真的有你，就請你幫忙我！

六十秒倒數，所有人員請就準備位置！「瑪姬！對不

理。球科會已考慮把它加入「城市母電腦組合」，用它來接管全城的交通、通訊、水電、財稅、行政公文，甚至醫療。簡言之，就是一種全能的嫗姆。」（如果總按這種程度發展，祂就是未來人發明的一種超級人形城市之母。）

「對！一定沒錯！同連的禮中尉就曾去過西元四五〇〇。對於一千五百年後的事，聽他蓋的那麼誠懇，那種神情，大家都在笑。真的！天啊！居然是真的！」

「『歷史』從不說謊！」「歷史的真實性，就像地圖上的座標。他的存在，如同星象秩序、規律的排列。」

「三度空間的你。當你以你們所能擁有的飛機、船，快速的到其他的陸上、海洋去遊歷，所得的記載，叫遊誌。在遠古的你，如果沒有這些高速工具，環繞地球一周，是一個不可能的夢。如同在未有時光旅行機前，縱觀歷史也是另一種不可能的夢。但是現在你瞭解了。歷史年代，就好像星球上的城市。早就存在那裏，你去不去那兒，他們都在以某種韻律隨著時間在運行。而經由時光的旅遊，你們所得到的記載，就是『歷史』。地理位置的城市，不會因任何人的去或不去，而改變城市外表，它永在那個地方。歷史也不會因爲你的出現或不加入演變而改變。也許你的不去才是歷史。換言之，去或不去，做或不做，你的最後抉擇永遠是歷史的陳跡。所以歷史從不說謊，也不能更改。」

瑪姬：「好好保重！一九九九年地球上，到處都充斥著放射線能。生物若不死亡，基因也會變形，外觀也不可能再像圖片那樣好辨識。」金傑利：「你說那種突變是輻射線造成的。」瑪：「是的，白上校說一直到四百年前才完全中和那些放射塵，所以此行並不比上次一九八五輕鬆

起，我會完好的回來！」（A Party's second Kiss!）

綠燈轉紫燈，所有室內其他燈光能源切斷，全場一片藍紫。「十！九！八！七！……！」

這傢伙，大概帶點人性。久不見其他人，看了我，又裝威風，又囉嗦，表情又多，就差沒唱歌。

（這位偉大的神！我承認也認識了你的偉大。但是我不能說幾句話來替自己申辯。）「你說吧！」「我的經過相信你也知道，」居然我又有了聲音了。「是不是這個小金飛船在搗鬼，使我的飛行有了偏差。」一隻蜻蜓似的電眼飛過來。忽然間，左右兩邊的銀幕全都亮起紅光，並起了嗒！嗒！……的怪聲音。「第零號警報，所有系統全部對外關閉，只留下記憶部門。」所有的銀幕，全部變暗。剩下一點點不知來自何處的光線，淡淡的照在我身上。除了金色飛船，我已看不見其他的事物。那張臉，那些鏡子如同海市蜃樓，YKK拉鍊全看不見了。

「來自『黑洞』的東西，你究竟是不是地球人。」「天啊！痛苦！那種令人不能呼吸，不能動作的壓迫窒息感。（不！不是！）（絕對不是瑪姬！絕對不是她要害我！她一定是不想讓我到一九九九年才這樣做的。可是剛才那銀幕，……。不！一定是那惡魔！爲了我，瑪姬出賣了自己。啊！啊！痛！心靈的痛苦！痛呀！」

（究竟那是什麼鬼東西！）「正是鬼東西。來自黑洞的辨識證，通往鬼門關的入場卷！」（啊！）「以你們的眼光看，那就是死船。它定期的接走你們死亡後的靈魂。」「說！你是怎樣得到的！」（奇怪了！我是人遲早會死。拿到這個就會死，也算倒霉。干你何事！）（難道？難道神也會死。不！這傢伙也怕死！）「該死的人！不准胡

說八道！」（那是瑪姬給我的！）（不信的話你可以查查看！）（噢！他不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……？）

有一面銀幕又開了，正在重播我和瑪姬離別的一幕。看到了，是她給我的。正轉，聽聽說些什麼。不錯正是那些話。再繼續倒轉，嗯！就是這裏，正是那惡魔給她的。正轉。白：「你說爲了救他不惜任何代價。」瑪：「是的。你們也實在太殘酷、太沒人性了。你簡直是利用他的好奇心，叫他去死。」白：「工作總得有人做，有人總是要犧牲，況且這是他志願的。」瑪：「而不給任何危險的提示。這是謀殺。」白：「你是來求我，還是來找我辯論……：：：只有一個辦法。」注意看，正是他，是他拿出來交給瑪姬。啊！我們總算脫罪了。不是我們的錯。是「愛」造成了這種偏差。難道神也反對愛嗎？白：「這個負極體，反離子器，反正這個東西完全違背了我們所能瞭解的物理現象。把它給金上尉，也許他就不會到一九九九年去了。」瑪：「可是到那裏？」白：「到另一度空間吧！我想。」瑪：「那豈不回來不了嗎？」白：「如果他把這個丟離時光旅行機，大概就能回來了，我想。」瑪：「大概？我想？你根本沒有把握，你只是在緩和和我。」白：「不！你錯了！金上尉如果真的到一九九九年，他將不會回來，就算回來也會因放射塵污染而死。這個東西，又不會殺他。至少這是一個希望。」「怎樣？如果接受了這個交易，今天你就得答應我……。」

從剛才瑪姬確實從他接到那東西，我就閉上了眼睛。我不忍看自己的人，爲了我，做那種令我心酸的交易。銀幕仍在往前倒轉追蹤。對我言，我不但已不感到興趣，反而鬆弛。一種好似證明自己清白的事後疲勞。

三角人，長形人套入一個多邊形，也許是勉強讓你套入了，可惜還有很多邊，空間你都没去佔滿，就在那兒空高興。」「靈魂，決不是你們所謂人死後脫離人體的那個半透明的東西。它是一種能源，一種因唸力，感應對外界的衝擊波。雖然他是一種動力形式，但是也不是每個人都有。就算有，在外界複雜的干擾，也會很快的中和、分解。」「黑洞的體系，對任何我們所不想要的東西，很快的就會全盤接收。」

你是說，我們的靈魂不值錢！「它不過是一種短暫的衝擊動能，我們無須收回來充實我們的能源室。剛才我不是說了嗎？既然凡人不准永生，你所說的那個能量單位也太小了，根本也不值得我們花太多能量去接回那一點點小動能。」可是「黑洞」卻要。「因爲黑洞體系，本身是負力場，他能吸收一切能源、物質而分解。對他們言，這樣做是賺，而我們則賠。利用那些爲了捕捉小能源所花費的大能源，能使我们創造更多的生命。」沒有永生也沒有死後。「對我們言，我們根本也沒有那種名詞，因爲現在等於永遠，存在和不存在我根本不能區分。你們都維繫在我，我都不說了，你們當然也沒什麼好講。」「……：：：」

「準備！金上尉，時間到了。你該走了。」「按規定你是該到一九九九年，你有什麼新的決定沒有？」慢著！你既不講求永生，那麼你剛才看到徽章，在怕什麼？

「我的孩子！聰明極了，我看讓你去一九九九年送死實在太可惜了。留著不要走吧！」我的問題：「……：：：雖然死亡就是死亡。但對我而言，我確有永生的慾望。」機器也有人的慾望？「只因有永生的慾望，所以我也怕被黑洞吞噬。因爲我的永生是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存在。任何

燈，光線又亮了。又是無限映射的鏡子。生命並不能從鏡子反應出來，而它的珍貴也許正是不能無限。在這零空間言，現在就是永久，沒有生也沒有死，我永遠不知身在何處。它是一個無名的年代，在我所知道的年代由零到無數億宇宙年代，都不能找到它。它也是一個無名的空間，由一度到十二度都不能看透它。因爲祂做的比喻，使我明白，如果我是二度空間的生物，我將看到一個圓在我面前。可是我是三度空間的生物，所以我能體會到他是一個珠。就不知我如果是其他度空間的生命，他不知又長得怎樣？也許會長得英俊點吧！

「你將以無罪開釋，所有的證據顯示你是無辜的受害者。」我的全身浮飄，坐輪到一張舒服的椅子。「在你體力未完全恢復前，我可以爲你說明一些事情。」

「天體星象，本互爲消長。我們這個體系，只理會有生命的年代。由過去到未來時光，在我們這裡的管制下當成只有一點，不是直線的延伸。換句話，生命的起始、終止也在我這裡。」「但是，另一組，也就是你們所謂的黑暗之神、惡魔地獄，也就是我剛才所謂的「黑洞」體系。它專管無生命體系。也就是說，生生死死，好歹你只要在這個體系，也算是生物。可是一到它那體系，便一切都沒有了。空空洞洞的。它才是宇宙的本色。」

請問人死了能不能永生？靈魂能得到解脫嗎？「錯了！永生是神的權利。你們這些肉做的生物，沒有資格談論那個名詞。」「什麼叫靈魂？誰給了你們那種難懂的名詞。一首先，我要給你一個觀念：你們所謂的科學本身就是一項錯誤。宇宙行事的方法千變萬化，瞬目千里，毫無法則。凡事一定要有憑據才能叫科學，好比是叫你四方人，

形體的消逝，將不能再生，也包括我在內。精氣常存，是說那種衝擊波的散發，永遠仍留空間。其實誰不是那樣？對這種不具形態，不能思考的存在，也等於不存在了。」

「想不想走，還是到一九九九年？不怕死？你的瑪姬呢？」毅力和勇氣會戰勝這一切。「傻瓜！歷史改變不是憑那種想法。」既然一切都不能改變，我的任何最後抉擇都是歷史，就按我的意思吧！人生下不是自己決定，死總該是自己決定吧！」「好勇氣，可惜傻瓜一個，剛才還以爲你很聰明。」人，要是一生順著你們的擺佈，到頭一樣。不如順著自己的意念，做自己認爲該做的事。」「好！去吧！你好比是鮭魚，明知產卵會死。卻還冒死逆流艱苦的衝撞。大概那是一種死亡的本能吧！」「再會了！金上尉！」

西元三〇七八年，某個追悼會上。

神父：「願你靈魂平安升上天堂，得到神的安撫……：：：」旁邊瑪姬正在哭著。沒有人能體會那種感受，是愛？是恨？白上校校送過花園，連忙就推託走掉了。

太陽無光。長久的空氣污染，仍在解決中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除了生存，沒有其他的關係。生命本身，只是爲了證明存在。感情只是充填某些空白片段。除了證明存在，活著又是爲了什麼？——活著，只是一種經歷。

一九八〇、五、十二

陳溫策